





第四三七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歷代名臣奏議（五）

明楊士奇等奉敕編……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周璉

編修臣張謙勛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孫晉元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用人

宋高宗建炎間編修胡銓論臣寮陳乞子弟差遣疏曰
臣助會銓司近年銓選又倍多負闕常少待闕者多是
孤寒貧乏之人得替住京動經年歲遇有合入闕次多
被權貴之家將子弟親戚陳乞使行銜改或已注授却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四十二

令待闕或纔到任者即被對移只就權貴幹當家私不
問孤寒便與不便兼臣所見臣寮陳乞多非急切事故
或云近便鄉里或云看親墳塋僥倖希求妄託名目孤
寒阻滯徒益怨嗟臣欲乞今後臣寮須有急切事故如
委任邊計不許般家及致仕分司丁憂病患之類方許
陳乞子弟差遣其餘雖無事故自將恩澤陳乞者許銓
司勘會如已注人者更不注已到任者更不銜移並今
別具陳乞仍不許連併陳乞兩任如先臣所請乞下銓

司遵守施行

御史中丞許景衡乞除尚書省長貳與并除樞密二臣
劄子曰臣聞謀之貴衆斷之貴獨今天下大政一歸於
陛下宸斷惟是贊襄彌綸同德協謀者則不厭其衆且
多也竊見尚書省比闕長貳而同知樞密院事亦久闕
而不除雖用近制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樞
筦總兵之地各有任屬安可久虛其位哉伏況近年財
用匱乏民力困弊賞罰僭濫官吏猥多姦誑害民請屬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四十二

二

成俗軍政不立邊防未完陝西並邊諸州地震彌月壓
傷軍民京東淮南浙西積水被野有害秋稼此正陛下
數求輔佐振舉紀綱之時也臣愚伏望睿明博考天下
之公議慎選當世之忠賢以補政府之闕使之上贊聖
治以亮天工而熙庶績海內幸甚

景衡又論宗澤劄子曰臣竊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
過失事未知是否如何澤之為人及其為政固不能上
逃聖鑒第未知果指何事而言也若只緣拘留金國使

人此誠澤之失也然原其本心只緣忠義所激出於輕
發未盡識國家事體耳又未知別有何等罪犯也然臣
自浙度淮以至行在得之來自京師者皆言澤之為尹
威名政術卓然過人誅鉏強梗撫循善良都城帖然莫
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俗歷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
用歎慕以為去冬京城之內不能固守良由大臣無謀
尹正非才之故使當時有如澤等數輩赤心許國相與
維持則其禍變亦未至如此其酷也往者不可咎來者
猶可追今來只校其末度小疵便以為罪不顧其盡忠
報國之大節則臣雖至愚竊以為過矣況澤昔在河朔
遭遇陛下遮留拱衛繼參幕府宣力為多今尹天府其
績効又章章如此則其所為終始亦可考矣而議者獨
不能少優容之其不恕亦甚矣乎且開封宗廟社稷之
所在其擇人居守尤非他州別路之比今若罷逐澤則
當別選留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澤
者乎若有其人則除授交割尚費日月兵民亦未信服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四十二

三

防秋是時計將奈何若未有其人則澤未宜遽然更易也人材難全久矣惟聖人以天地為度包容長養兼收而並用之庶幾其有濟也其宗澤伏望聖慈上為宗廟社稷下為京師億萬生靈特賜主張厚加委任使成禦戎治民之功天下幸甚臣無任懇切拳拳之至

景衡又論黃潛厚除戶部尚書劄子曰臣伏觀近降指揮黃潛厚除戶部尚書除日始下外議紛然咸謂潛厚是宰相潛善親兄遷拜亦既超踰職事又為同省此為欽定四庫全書

皇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四十二

四

可略理實未安臣蒙誤恩適在言責雖欲默焉不可得也竊惟官有親嫌義當迴避不獨祖宗成憲蓋亦前世不易之制也今州縣小官凡係內外之親稍有服屬則當引嫌求避又況文昌六書實隸宰相而可兄弟並處者乎前此潛善在中書門下省而潛厚為戶部侍郎理固無嫌既除宰相而潛厚尚仍舊職議者惑焉而未及論列者豈非以其除授在前故耶今者忽從列侍進長地官橫恩驟遷實駭觀聽竊聞潛善潛厚各有章奏乞

行迴避臣愚欲望睿慈特從其請一則示朝廷至公不為貴近屈法一則使天下知宰相不私所親以成潛善兄弟之美所謂一舉而兩得也願賜采擇

景衡又乞令黃潛厚迴避第二劄子曰臣昨具劄子論列黃潛厚於宰相潛善為親兄今來所除戶部尚書實有親嫌其逐人各請迴避欲乞睿慈特從所請以示至公以成其兄弟之美至今未蒙施行臣聞法者天下之法也當與天下共守之若朝廷先自違法則何以責天欽定四庫全書

皇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四十二

五

下之不守法者哉且州縣小官苟有親嫌而不迴避則監司郡守必按劾之若朝廷之上兄弟之親不自請避而諫官御史又不論列是天下之法只行於郡縣之間而不行於朝廷之上也如此欲望人心服而治功成不亦難乎且使今日諫官御史畏避而不敢言然公議終不可掩也它日必有言之者竊意陛下亦必追咎臺諫阿附而不盡言也故臣寧得罪於今日不敢得罪於它日況潛善亦累曾奏乞迴避陛下正宜從之是不獨成

潛善之美亦使臣免它日罪戾不勝幸甚所有潛厚除戶部尚書指揮伏乞改正別與差遣

景衡又奏乞差張瑱知和州劄子曰臣訪聞和州境上數為盜賊侵擾有本州通判張瑱者廉明有吏幹郡人愛戴之遂設方略嚴守禦賊不敢犯比瑱罷去賊遂破城縱火官府民居一日而燼瑱雖以年格并知州資叙得請宮祠聞其精力未衰尚可為郡若朝廷以和州兵火之餘欲擇守臣宜莫如瑱夫用人在乎因任而已試得其成效斯可以無疑矣臣與瑱未嘗相識得諸士論如此故輒以聞願賜裁擇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四十二

六

元年知開封府宗澤條畫四事劄子曰臣聞人君職在論一相昔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皋陶贊舜去四凶而後九德咸事庶績其凝伊尹贊湯革夏而後咸有一德格于皇天是知不仁者遠不能播其惡於衆始能使衆賢和於朝更相汲引以成大功也以人君深居九重其彌縫

變理鎮撫表正但仰成于朝而已高宗得傳說而商中興憲宗得裴度而唐中興臣願陛下於稠人廣衆中以親疎不以遠近不以夢不以卜虛心考察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俾之應變守文果得其人能率厲衆志交修不逮其在位皆節儉正直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持天下之正以成天下之務天下其有不治者乎陛下果尊道德遠邪佞與大臣言欽而信毋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毋使不肖者與焉用賢勿貳去邪勿疑斯言行而天下治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知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茲事在陛下力行之而已矣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四十二

七

四年中書舍人慕容禮舉仇愈充監司狀奏曰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行在從官各舉可充監司者右臣伏觀起復朝散郎新差知建昌軍仇愈性資忠厚趣操端方進士登科富於學術歷任縣道皆有治迹律身無過疾惡如讎其為政以奉法循理為務抑豪右伸寒弱不撓

於彊禦不誑於勢利所至而人思愛之使其當一道之寄必能激濁揚清除民疾苦如言者之論今保堪充監司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有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謹錄奏聞

崇禮為兵部侍郎面對第二劄子曰臣聞君之有臣所以濟治臣効其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其虛名則君受其弊實用之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志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譽而惟天下治亂之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四十二

八

治亂而惟一己毀譽是恤然而効力於國其實甚難而世未必貴竊名於己其為則易而且以得譽二者之用捨繁風俗關治亂有天下者不可不察也昔西京之士惟其徇國而不求名故漢道以昌司馬氏之臣務為浮虛而無實用故晉室以亡前世之鑒其可忽諸臣竊觀今日士夫之俗而知國家之不競蓋在於此無激昂奮勵之志而以循謹自持為賢無捐軀致命之節而以全身遠害為智方聖哲馳驚惟日不足之時則知無不為

者所宜貴也而見謂生事當黎元凋瘵勞來還定之日則服勤州縣者在所尚也而取譏俗吏以至避言利之名而常賦經用寔以不理要解事之目而舊章故實多所廢格若此之類皆便己自為非國家之福豈陛下所利哉臣愚伏望睿明深燭厥理凡官人賞罰之際取其能濟時用有益於國家者進之察其虛名無實欺眾要譽者退之黜陟既明好惡既彰則人材風俗從而丕變而真賢實能出為陛下用矣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四十二

九

高宗時崇禮講筵殿進呈劄子曰臣觀光武躬好吏事亦以課覈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故朱浮嘗上疏譏諷苛察謂帝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有所劾奏便加免退然則能以令終者寡矣及浮為司空而坐賣弄國恩免又以陵轢同列帝每銜之但惜其功能不忍加罪則是凡所見黜蓋亦有以自取非獨苛察之為咎也如馮勤早以材能為帝所賢在司徒之位欲令以善自終乃引浮為

戒丁寧反覆勉之以忠臣孝子之誼於是勤愈恭約盡忠以任職親重歿而悼惜之推是心也彼於三公大臣夫豈不能保其始卒之恩哉惟其人耳昔伊尹告太甲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此伊尹事君之志而詩稱仲山甫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此宣王任賢之美為人臣者其上如伊尹其次如仲山甫亦已足矣揆之言行考之詩書所美者在此則勤之為賢於斯不疑嗚呼君為元首臣為股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四十二

十

肱一體相須休戚同焉苟過則稱君固非人臣歸美之誼而移過於下亦非人君罪已之實惟君臣各盡其道則上下並受其福此魏徵所以願為良臣也臣區區効忠于此惟陛下加察焉

崇禮又論朋比劄子曰臣伏見近者陛下特奮英斷以某等朋比姦回斥去不疑邪正既分中外咸服竊惟兩省政令所出都司紀綱所在臣恐後來居職者或慙羹吹齋不復論事寔以廢職彼朋比之徒蓋皆依託正義

果於侵計一唱十和以售其姦雖被斥逐猶自相稱譽未必貼然退聽今既更用若廢職不舉鯁言不聞是使其徒得以藉口下則鼓惑流俗上則歸過朝廷為害不細臣愚欲望聖慈特出睿訓戒諭在官者使各舉職盡言開肆厥心毋懲前事務以闢公正之路杜邪枉之門仰副陛下焦勞念治之意

崇禮又乞漕司官通共應副財用劄子曰臣伏見諸路轉運司官多係雙貲以上自來朝廷於本路有所興作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四十二

十一

或供軍之類漕臣應主其財用者往往指名專委一貲應副蓋欲獨任其責而事能倚辦也然所委之官不惟苟欲事集以免咎罰既專應副便有希賞之心不暇顧其經費則必督責州縣凡所有錢物或盡用無餘本司官不預差委者以其有被受專旨勢亦不能留占徒致紛爭及漕計不足則又督責州縣取於常數之外而州縣受其弊矣州縣受其弊則百姓被其害矣此蓋從來朝廷未之思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自今後諸路

應有非泛用度其漕司官更不專委並令通其應副施行

崇禮又面對第二劄子曰臣竊觀蜀地自昔蓋多英才由漢司馬相如王褒楊雄相繼之後世不乏人至于皇朝尤賴其用如陳氏堯叟堯佐堯咨范氏鎮百祿祖禹蘇氏洵軾輟皆蜀人也其餘知名者未易悉數兵興以來衣冠奔播川蜀士人多還故鄉就便從辟不出四路今行朝累年在廷更無蜀人而近自江淛遠至荆淮閩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十一

廣州縣間亦罕聞有在官者此豈陛下旁求俊彥立賢無方之意耶近者德音雖有指揮仰宣撫監司郡守於未有差遣人內擇可用者具其才能以聞願赴行在者不得邀阻固盡善矣臣愚猶以為未也伏望聖慈深詔大臣先行搜訪選擇材實素有聞者不以有無差遣不待去處薦名直從朝廷號召而收用之以示陛下公天下之心以慰彼方士大夫之望

紹興間張浚議任事上奏曰昔漢高祖得陳平於亡虜

其信任不疑至捐萬金而輕以予之苟書生儒士與聞其計得不痛惜而力止之乎臣謂非特漢祖為難能也

陳平受之而不辭為尤難焉使今之為臣者蒙陛下以萬金付與殆將自失而走矣夫拯天下之難救生民之急非君臣同德一心慨然有高天下之氣事未易立也平本無王佐之才特其英姿雄略差出一時耳尚能輔漢成四百年之業況以陛下之明聖仰承祖宗積世休德苟為臣下者不惜其身不顧其私不慮其禍任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十三

之責而為之庶乎或有濟矣如臣愚陋終恐不足以副使令之萬一

二年浚又上言曰臣昔歷考傳記深究前代得失存亡之因竊觀漢高祖所以屢危而復振不過豁達大度信任三傑耳夫漢高祖承亡秦之餘自始及終以此道平定天下是知寬洪任人真御天下之長策方今金人狂暴無異亡楚陛下承祖宗二百年之緒仁恩惠澤沛然在人而又聖德日新著聞天下中興之治夫何遠哉臣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四十二

十四

愚願陛下鑒漢祖之所以得天下者默而識之事有疑貳與之更新舉能用賢期以信任蓋自崇觀以來士風寢壞學儒為業者往往背道而營私故進說於人君者或懷朋黨之私或快宿昔之忿遂使大臣不得行其志小臣不得盡其才且夫郡守方伯之任亦已重矣往年被論者動輒十數相繼罷斥跡其所攻率多舊過臣謂處今之職脏污不才民實受害按而得實黜之可也而指摘往事虛實未明數郡之間迎送不暇此豈為國家計乎況多事之日利害有大於迎送以此推之近臣進退將帥用捨尤當謹審且布衣之交尚有腹心相與者緩急之間誓死期許況陛下以帝王之尊御天下之大欲致中興欲平禍難非得社稷之臣數輩信而任之果何能濟邪至於夷考其大節究觀其忠義求之於始信之於終此又陛下之所優為臣愚願併以為獻

浚又條具四事上言曰臣嘗觀詩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賢以言其德能以言其才當今大亂後國勢紛擾與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四十二

十五

創業圖事者無異才德兼全之人不可以盡得猶宜專取實有才能者是以漢興之初如陳平無行英布犯法彼其智勇果有益於實用亦略而取之如賁細行事形跡漢何以立四百年之基也又況言語文詞之士徒以親近之故先獲任用宣力四方之人豈不解體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詞必繫於師之上六蓋上六師道之終也用師之始則異於此時然其所謂勿用非盡絕而不用也特不使之居廟堂處上位而已觀孔子釋爻象之辭謂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使其非居廟堂處上位何以至於必亂邦乎此事在陛下心曉獨斷以助成中興之業無惑腐儒紛紛之論致臨事緩急無可倚仗之人伏乞睿照

浚又上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人君端拱九重之內而欲徧知天下之事盡察天下之情不亦甚難乎臣嘗謂為君有要道在夫善任人而已不然則一己之聰明何以勝千萬人之思慮是故

自古賢聖之君必選端正忠實之士以充左右侍從之列廣問博詢而姦邪壅蔽之計不行昔人之喻謂虎有以狐自隨者以狐終不能竊弄其威也然狐隨虎而行則百獸為之辟易而其威信焉曷若遠而去之之為愈乎在昔人君之於臣下固有知其操術之不正施為之犯義者謂我之聰明足以制而御之曾不知其耳目所不及者所損多矣可不戒哉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四十二

七

浚又議皇極之道上言曰甚矣古之人君喜人為善而樂人之改過也臣於洪範見之其言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夫不協于極而受之自言好德而信之聖人所以待下者豈不忠且恕乎或謂好德者許之自言容有欺詐聖人信而弗疑得無碍於治乎是不然聖人修身以化人推誠以待人積之歲月雖欺詐者且將遷而為善況於不忍為此以負其教誨者耶蘇軾之論以謂唐武后之無道

也非獨進人無所留難士之自薦皆得盡其才其後開元之間幾致刑措皆武后所收也德宗好察而多忌士無賢愚例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故陸贄有言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至哉斯言也臣故併陳之

浚又議進退人才上言曰人主之於人材試之州縣養之館閣見其可用則用之不必以未盡深知為嫌見其可去則去之見其可罪則罪之不必恥其用之於前而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四十二

七

遽廢之於後也要當如天地之於萬物一切待以無心吾之為此凡以為民而已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間也雖然人才之遇合又有大患焉或因一言之契意雖無長才奇略寔以柄用或因一事之拂意雖有賢德美行寔以疎遠此無他蓋其喜怒好惡之氣未能平之以歸于道故投隙乘間者得以行其姦也夫如是則日復一日賢者益退不肖者益進終至於國家喪亡天下大亂初以為得計而其失計莫大於此矣初以為我之威福得

以肆行而其後威福不行莫大於此矣故古之賢君莫不正身平氣以求合於聖人之道其用意終在天下百姓不敢私其一已是以於進退人材之際無不當理焉臣願陛下力行之

浚又言曰臣前日親奉玉音訓諭以謂有天下國家者凡以為民今刺史縣令之官未盡得人令臣選擇臣私自喜幸仰慶陛下酌見治道之原顧雖愚庸願竊有獻當今治民之官少得其人者無他蓋因內重外輕祖宗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四十二

十九

之法盡廢故耳流落于外者終身不獲用經營於內者積歲得美官此治道之所以分而斯民之所以不被其澤臣請一二而數之稍有時望躡序而遷雖無實效及民忠言補上而身已富貴矣此其一也大臣取人假借拔擢英豪之說曾未踰時便居侍從進用如此孰不歸心故其所言所為求報於人主者少求附於大臣者多此其二也士大夫一居州縣遂無進身之望貪汙自謀不顧廉恥此其三也受知於大臣其身速化惴然惟懼

斯人之去也毀譽由此而不公議論由此而不一分門戶立朋黨無不至焉此其四也富貴可以倖得名位可以巧取其修身必不專其為學必不篤罔上賣交惟利是視風俗何自而厚哉此其五也所用之人既非素望夷狄之所輕侮天下之所憤疾此其六也不歷民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事之舉安能中理此其七也一歲屢遷官不修職其視公家之務殆如傳舍此其八也夫內重外輕其害於天下百姓且不便於國家之計如此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四十二

十九

可不思所以變其道耶雖然驟而行之人情駭愕是非共起無益於事惟徐徐而理之事事而正之磨以歲月治道可復也

浚附子斌入奏曰臣竊惟自古大有為之君必有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得失利害君臣一體不容秋毫之間然後上下觀望響應影從事克有濟如伊尹之於成湯太公之於周其次管仲之於齊諸葛亮之於蜀書傳所載始終可考不然作舍道邊何日可成安

危禍福之幾其應不遠可不畏哉恭惟陛下天錫勇智接踵帝王而臣區區首蒙眷遇任以邊事所恨臣學識淺短不先其本屑屑於軍旅之末負罪聖賢弗違天地以致將士失律誣誣繼興蓋內治未先立而從事於外其應必副皆臣不知本原孤負陛下以至於此早夜悔恨事無所及臣今衰老況復誤事如此天下士大夫之心其誰復信之而陛下亦安得不有疑於心在臣去就所當審決今邊隅粗定軍旅粗整敵以傷敗之故其勢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四十二

王

本能為竭國之舉而臣以孤蹤跋前疐後強顏閱日動輒掣肘平日之氣消磨殆盡陛下將安所用之伏望陛下深為國計精選天下巖穴之賢付以中外大柄任之專信之篤如前數君所為謀出於一而使之旁招忠信之士相與參濟不使小臣得以陰間不使異議得以輕搖先內後外以圖恢復庶幾月積其功歲著其效太平之期有可望也載惟陛下當至艱至難之時遇古未有之強敵若非君臣相與為一朝夕圖回均任其責不較

利鈍終期有成誠恐歲月易流後悔難追甚可痛惜也臣老矣罪戾又積伏願陛下矜憐賜以骸骨使之待盡山林無令出處狼狽取笑天下後世臣不勝大幸

浚又議彈擊上言曰自昔為臺諫之臣者通曉古今深明治道其弛張獻替莫不以天下國家為念嘗考其所言輕重緩急皆有條理於姦人之有才者則必力排而極詆之惟恐其言之不切論之不詳非有心於甚惡之也謂不如是則彼之姦計得以行彼之才術得以施將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四十二

王

為天下國家之害矣至於人材平下政事差失姑擊之使退未嘗以陰昧之事切切然深指之使其人幸而悔悟尚可以為朝廷之用不為無補也乃若宗工巨儒功在社稷則初不以末節細故而輕議其失蓋欲使四夷八蠻知有是人斯足以增朝廷之氣近世進用非人皆失此意臣獨願陛下掩人之過成人之美則孰不歸心而樂為吾用也

紹興四年王之道論擇守令以結民心上奏曰臣聞孟

軻有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國家承兵火之餘斯民凋瘵為甚而扶持至今乃中興之漸者祖宗之德澤在民心而民心未厭也臣愚以為今日之急先務莫大於結民心而結民心者無踰於擇守令自陛下即位于今八年未聞某人出守某郡出宰某邑親遣而問之曰當今作郡以何為先當今作邑以何為急者其在官也亦未嘗察其所言驗其所行而誅賞之以示勸沮者其還也亦未聞勞而問之曰爾之作郡除民之害者有幾興民之利者有幾爾之作邑戶口孰與昔盛耕桑孰與昔富而觀其人材考其政績擢為公卿百執事者伏望聖慈憫斯民之疾苦鑒孟軻之至言明詔內外臣僚內而監察御史以上外而牧守監司以上並保舉所知堪為監司守令者各三人使明言其所長然後召赴都堂命宰相擇而用之朝辭之日陛下間延對便殿訪以得失審其賢否丁寧告戒而遣行之庶幾監司守令知所以愛民天下之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四十二

王

民亦知陛下之愛我如此其至也故緩急可使如左右手為人君而天下可使如左右手茲古人所謂仁者無敵尚何外侮之為慮哉

吳伸論大臣非辜書曰正月二十九日右廵功郎新授監廣州寧口場鹽稅臣吳伸謹齋沐裁書昧死臣聞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者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孔子聞之曰趙襄子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臣不敢失君臣之禮臣讀至此每興嗟而不能自己豈舉世無高赫之徒乎將功同而賞異乎將使忠信之士不容於朝端乎將使忠信之士陷於罪戾乎昔人有所謂忠信而獲罪者此臣所以區區畫則忘食夜則忘寢痛為天下國家惜也臣聞建炎之間苗傅作亂一夫倡惡實位遷移廢主立幼擅國威權當是之時天下皇皇左右無措皆有驕君之心未聞有盡禮之臣至於能赴國難者尤鮮其人獨一張浚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四十二

王

以微弱之書生率天下之義士忠誠一發勇冠三軍遂擒元兇用復大寶張浚之忠聞于八荒達于皇天豈特敵人知之雖三尺之童亦知之豈特三尺之童知之而陛下亦自知之昔申劄陳不占赴莊公之難不能成功後世猶且義之況於倡天下之大義立不世之大功乎臣雖不敢僭擬仲尼之褒貶竊謂張浚賢於高赫遠矣嗟夫才有短長事有優劣可謂忠有餘而智不及臣請為陛下畢陳其說臣聞張浚之帥陝右也憂國忘家見危致命食不兼味祿不羨餘聞利國之言咨嗟而不能已見忠義之士延禮唯恐其後廉潔愛民士卒化之而不貪公忠御下吏民善之而無謗此所謂忠有餘者也料敵人之不審陷曲端於無辜昧左右之譖言執一己之私斷失五路之地蚬數萬之師覆軍陝右延敵窺川取怒朝廷斂怨鄉曲此所謂智不及者也今五路失利四川孤危罪在張浚夫復何說而臣有言者無他臣恐快朋黨之私墮敵人之計絕忠臣之路何以言之臣聞

女無美惡入官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蓋貪冒之心人情所同朋黨之患古今皆有且夫為臺諫者必欲速為侍從為侍從者必欲速為輔弼為輔弼者必欲速專鈞衡此貪冒之漸也甲居台輔則甲有親戚故舊乙居台輔則乙有親戚故舊甲或罷政則甲之親戚故舊無所依焉乙或罷政則乙之親戚故舊無所依焉此朋黨之私也今張浚還朝不復元樞之位必正台司之權在同列必嫉之或有薦擢更易差除在百寮必嫉之若不羣而攻之排而逐之則上下俱緩遷陞之階朋黨不得少固其位萬一衆口銷金積毀銷骨擠以失地之罪陛下不得已而逐之豈不快朋黨之私乎臣聞魯以季友治亂魏以無忌折衝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田單縱反間於燕而樂毅罷陳平縱反間於楚而范增去子玉死而文公之君臣相賀廉頗逐而白起之籌策得施借使張浚智雖不及數子忠實優之臣竊謂今世如張浚者復有幾矣萬一忠臣見逐